

ZIANTOU

储福金 著

念头

世间善恶在一念，
人生无常在一瞬。
故城、故人、故事，
岁月凝练下的追忆之书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念头

储福金
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念头/储福金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8

ISBN 978-7-02-014469-3

I. ①念… II. ①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85122号

责任编辑 赵 萍

责任印制 王重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07千字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10.875 插页1

印 数 1—10000

版 次 2018年12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4469-3

定 价 42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目 录

- 001• 第一章 生死龟
- 025• 第二章 莲园
- 044• 第三章 水影
- 062• 第四章 陶坊
- 076• 第五章 木叶萋萋
- 128• 第六章 幻象
- 149• 第七章 镜火
- 204• 第八章 艺观
- 223• 第九章 土缘
- 281• 第十章 青枝
- 302• 第十一章 岁月烁金
- 326• 第十二章 舟如

第一章 生死龟

走回这条谭家湾路，张晋中似乎嗅到了一种久违的气息，不是叶香，不是泥香，不是炊香，不是药香，不是新香水之香，也不是旧木瓦之香。眼前的马路宽了，与城市其他的道路没多少不同，路灯亮了，水泥路上一片明亮。张晋中感觉那点气息，和早年昏黄的灯光与路灯杆的阴影牵连着，触及那宛如梦间的记忆。其实人的记忆并不完全真实，张晋中某一刻的记忆与别人提及的往往不一样，有时差距还离谱。

已经离开故城多少年了，他还如以往从这条路往家的方向走。不用去看，旧时路边的弄堂还有弄堂里带阁楼的两层砖瓦民居，早经拆迁改成一幢幢四方形高楼了，与自己现今居住所在相像，应该是新感觉，偏偏又带着老感觉。

张晋中本不想纠缠在过去的感觉中，虽然少年的记忆中，有对屋阁楼老虎天窗前探出身子相对而望的织毛衣女孩，但他整个少年时期是屈辱痛苦的。便是那些记忆，促他以后人生的奋起。

他走了出去，离开这座故城。他在大学里就做生意，险

些被退学，那是他咬着牙的时代，却也是昂扬向上的时代。

时值壮年的他，步入社会以来的种种人生经验与阅历，让他有了对人世看法。所有物质的享受，那曾经费尽心力才获取的一点一点物质，累积多了，却在过程中失去了享受的快感。让他有所触动的是那种新鲜的东西中又杂着些许熟悉，时新的光彩又合着旧标准荣耀的感觉。

谭家湾的一角，还立着那座小寺庙，大城市中唯一的寺庙，属文物。正因为是市级文物，没有遭拆毁，由此还保留了周围的一片旧式房屋，飞檐木楼，合着旧时的记忆。

张晋中童年的记忆很少，而少年的大部分记忆偏偏都是他想遗忘的，他的母亲在童年的记忆中就消失了，父亲在后来的家庭中一切听着继母。张晋中记忆中最多的便是小寺庙这一带，他在这里活动的情景。

寺边的木楼显然是翻新过的，里面多是现时代的装修，这是张晋中预料到的。修旧如旧，将新将旧，这让张晋中颇有兴致。早年这里的某间房开着一个棋室，棋室里下象棋的多，也有下围棋的。棋人多一点的时候，老板把桌子支到了门外，给每位棋人送一杯茶，都是茶末冲泡的。几年中，张晋中都帮老板招待棋人，端茶擦桌，寻着机会，能坐下来下一盘棋。不管是象棋还是围棋，他下的都是杀棋，特别喜欢在局势不定的棋势中，放出胜负手，以非常手段来力求胜负，在棋中享受搏杀的快感。

眼前，张晋中所在的茶吧，有打牌的，有吃饭的，有喝

茶的，只有东边角落有一桌下象棋的。张晋中找靠里面的安静处坐下来，他想到隔着一堵墙的那边，也许就是小寺庙的道场，他有着一点安妥灵魂的感觉。

张晋中约了女人在这里相会。还没到约定时间，他要了一杯咖啡，慢慢地喝着。

女人也经历了不少，张晋中看电视与电影中男女要生要死的表现，会觉得可笑。现实社会中的女人所演绎的十分现实。但张晋中对眼下的约会，有着一种或新或旧的感觉，这是他喜欢的。

他与她认识没多久，那是一次出国旅游，他们是团友。张晋中喜欢参团旅游，走从未去过的旅游路线，不结伴熟人，更不带随从。形似独自，却随时结识新友。他选择收费高路线多的出国旅行团，如此，游览总是一天一座城市，由着旅行社带领和安排。对他来说，不用费心，快节奏，可以与人交往也可以不与任何人交往，也许旅行并不留下很多的记忆，过程的流动便是一切。

那次旅游中，第一次上车入座，他先靠窗坐下，她最后上车，就过来坐在了他身边的空位上。旅行团的习惯，第一次坐了哪一个位置，而后便固定在那个位置。她坐他身边有偶然性，却也有必然性，团里多是对对男女情侣，也有亲友结伴的，除他以外，唯独她是单身。他一时看不清她的年龄，她低首垂眼的时候，就像一个小女孩。有时脸上还会微微泛红，触动了张晋中内心中的一个形象。但从她的神态与

对待人的态度，自然不应该是二十岁上下的姑娘了。

他是有过阅历的男人，也到不再有梦中艳遇的年龄，但在旅游中能有红颜相伴，实在也合男人的愿望。

那次旅游的城市风光，都混入以往外国城市的记忆中了，即新即旧，见便见过。而她是唯一没忘却的。她喜欢略低一点头，十多天中，他似乎还没有看清她的脸，记忆最深的是她后颈一片白皙得透亮的肌肤。

他喜欢肤色白皙的女性，而她的白特别明晰，有着光质。

他对她总有似曾相识的感觉，以前会在哪里见过她呢？从她的口音便知她生活在故城，过去可曾在故城见过她？

少年时的过去，也就在此地的棋室，北巷小王给他约来了一位女棋手。他是第一次与女性对弈，她的年龄应该比他要大一些，但看她小脸蛋细长手，显得很精致。他是不是一直红着脸？要命的是他老会看到她低头思考时，胸脯的那一块乳沟，在暗影中格外嫩白。他努力抬眼，看到的是她的笑，她的微笑之中总含着一点讽刺，仿佛看清了他的内心。那晚他的梦里，她便一直讽刺般地微笑着，看他的勃起与萎缩。那是他第一次感受跨越少年的不同的生命形态。

因为她是故城人，他开始对她说小时候在故城的人生，回头说去，那段生活虽然艰苦，却也生动，当然他过滤了许多的痛苦与屈辱。在叙述时，他体味到那旧生活的实在感觉，而他眼下的人生有点飘浮。

她很少说话，常常是垂头低眉，但她身子微微的动作，显示她已经理解他说话的意思。

他过去接触到的女性都喜欢表现，这个时代的年轻姑娘不说话时还如淑女，话一多便露粗俗。她的话时常只是短短地应着他，更多的是点头或摇头。他发现女人的话多话少，正是美丑的分界。

其实，这种对女性的审美观，也只是在他人生的这个时期才有的。

那次在一座宫殿的后花园中游览时，他们在座椅上休息，长长的道边是一排重枝桦树，隔一段距离便有一座雕塑，一直伸到远远的坡顶后宫。他注意到她的眼光落在了他的身上，像是向内里透入。

“你看到我什么？”

“倦怠。”

他有点惊讶，他自感在游玩之时，特别在异性面前，总是显得精力充沛的，没想到她能感觉到他的内在，似乎还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这么说过他。

“找一处好地方，买一套好房子，好好地过休闲生活。”

她轻轻地说了，又低下头去。

旅行中，车到一座城市的旅店，分完了房间，领队宣布自由活动。张晋中在房间放了行李，接一个厂里来的电话，再下楼时，发现大厅里没有人了。几乎所有团友都逛店购物去了。他下车曾问她一句，是不是和他一起去参观教堂？她

嗯了一声。他在大厅里等了她一刻，也没见她的人影。想她一定是随众去购物了，女人都喜欢逛店购物的。他便独自去了教堂。那是一座东正教风格的教堂，白金色的十字架和葱头式圆顶，在城市的楼群中，辉映着阳光，偶尔响起悠远洪亮的钟声，仿佛在感召着城市各个角落的东正教信众。回旅店大厅集中的时候，他见旅店门口走进来一个个提着购物纸袋的团友，但没看到她。待要进餐厅，才发现她独自从旅店里面出来，低着眼，似乎刚从房间的床上起来。是不是她一直等着他去叫她呢？他也忘了她的房间号码啊。他当时看她低着头的神情，不知是怨还是不怨。他想对她解释一下，但不知是该解释还是不该解释。

张晋中静静地坐在茶吧，从他身侧走过的服务小姐，用故城话问：“先生，你还需要什么吗？”从口音中他想到故城正有着不少外来人。而原来棋室的落子声，换成了低低的外国古典音乐。

早年他在这里度过了不少时间，按他以后的看法，是毫无所获的浪费。现在他不可能把时间白白浪费。有时与做交易的人约着打牌，那些时间也非消遣。只有与女人交往，似无功利，但并非白费时，与吃喝、旅游一般，是一种消费享受。

约会的女人迟到是常事，张晋中不着急，他要了一盘棋，独自在摆谱，回味旧时的感觉。多少年中他没有摸过围棋子了，他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消费在棋上。

她来了，恍惚是从另一个空间而来。

她转过柱子沿栏杆走过来时，他朝她看了一会儿，才认出了她。扑眼而来的感觉，是她的身肢柔软，婀娜多姿。她脸上微笑着，眼中也含着笑，似乎不同于那一次旅行中的低眉顺眼。她穿得性感，飘飘的红衣裙，高领薄透，胸口衣带系了一个飘飘的蝴蝶结，更显得那里的丰满。他不记得她在国外穿的衣服了，反正不是这样的，眼下的穿着使得她变了样，显着勃勃的光艳。虽然他并不喜欢艳丽，但却喜欢有品位的变化。她不失品位，特别是这座故城的品位。

这是她吗？记忆中的她是这样的吗？意识的存在，非生非死，即生即死，只是一瞬间就变成了记忆。他又一次感觉到记忆往往是不确定的，过去的了，很多已不在记忆中，而记忆往往有着偏差，与人谈及过去的时候，别人的记忆常会与他不一样，特别是他记忆深刻的也会不同。一切存在的同时就已经变化了。

张晋中起身来迎着她。对坐下来，他看着她，故意不说话，旅行分别后有段日子了，他等她生出感觉来。她眼光有点迷离，他喜欢看她这犹豫不决矛盾的神态，像是要等着人去推一把。他认为这是女人味，是现在的女人很少有的。

她低头抿了抿嘴，这习惯动作让他觉得亲近，他随随便便地说：“这地方我旧时常来。”

“怀旧？”

“为你而来。”他说。

她仿佛被侵犯了，缩了缩身子，同时笑了一声。没错，他就想要见她，见她这个样子。她的样子在他想象中，却还有一点溢出的感觉在。

菜是他早点好了的，他按铃叫来了服务员，把菜单给他，又朝她桌前点了一下：“一杯咖啡。”

在国外时，他知道她喜欢喝咖啡。她却说要一杯酒。他还不知道她会喝酒。她的穿着连同要酒喝，都含着一种意味，像是在欢迎他回故城来，却又显单纯精明。他喜欢她单纯纯纯的，但这是在故城，这座城市里的人以精明著称的。

等服务员端菜时，她低眼看着桌上的棋盘，便取了一颗棋子放到盘上去。他发现这步棋走得不错，合着棋理，没想到她是会下棋的。他应该没告诉过她自己下棋的事。他想了一想，接着下了一步。她两眼一挤，再落下一子，这一子完全下得不对，明显是胡乱下的，而上一子是碰巧下对了。

“你不会下呀？”

她嗯了一声，说她的一个女友会下棋，她偶尔也跟着看两眼。女友下棋的时候，特别亢奋。平时处事一点没头脑，一旦下棋，就像换了一个人。

她喝酒后，脸色越发的白，在朦胧的灯光下纯白如瓷，话也就多起来，不时发出低低的哧哧的笑。

“你发现没有？”她边说边递过自己的手机，让他看上次给她拍的照片。

“我身上有片片不规则的多边形块，色泽如鳞。”

是镜头上的问题吧？他心想。对于女人的这一类的反应，他通常只是笑笑不说话，像是肯定又像是存疑。

“这应该是佛光吧。特别的光总是会光顾我，往往是在别人针对我的时候。小时候就有过一次，生过一场不知什么原因的后，我就看到我站在院巷里的照片上，一道从上而下的光柱罩在我的身上，那光片片如鳞。后来，在高中出现过，在大学出现过，工作后出现得多起来，比如一桩与我根本没关系的事，那坏结果却落到我头上，让我心里很不快活，这时鳞光就在照片上出现了。同样，我的工作特顺的时候，业绩特好的时候，也会看到照片上的鳞光，我就知道有针对我的力量要出现了……”

是吗？他看着她。桌上的一瓶酒已近空了，她喝有大半瓶，但她的眼光明澈，反不像开始时的迷离。

“有时针对我的力量会串起来，我打开电脑，一个程序怎么也用不了了……我戴上耳机，喇叭声音怎么也听不见了，这时候，我的照片上就会出现鳞光……”

“今天我来见你，应该是好事，但我又看到了照片上的鳞光，你看到没有……你也许看不到，我就能看到。”

他能看到照片上的所谓鳞光。多少年中，他在生意场上颠簸，某一时总会有宿命的意识沉浮，偶尔也会感觉到身后有一双“魔鬼”的眼睛，让他警觉。

“我知道鳞光是保护我的，看到鳞光，力量就会从我心

里涌出来，我就会成功，你相信不相信……鳞光是自宇宙而来，我从来不会对任何人说……”

他静静地看着她。他觉得她的话音带着亢奋，尖尖的，有点变异。女人有时会有不可理喻的瞬间表现，这他能理解，但会有不快。也许在这故城旧地，他的心境不同，国外旅行时与眼下喝酒后判若两人的她，让他有点莫名的欣喜，觉得更有趣了。

“我久久地看着这片鳞光，我就会觉得我的身子浮起来，像在蓝蓝的海水中，在透明如空气的海水里，犹如一条鱼……不，鱼游动得太快了。也许如一只龟，缓慢地游弋……”

他觉得自己该下胜负手了，他伸头悄悄地对她说：“这样的话应该换一个地方去说，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地方。”

张晋中在滨江饭店的房间里醒来的时候，时间近中午，身边空空。他的睡姿总会缩在一边，那是他年少时睡小单人床形成的习惯，后来做了一张足够横睡的大床，缩睡一角的习惯却还是改变不了。

他伸了个懒腰，这是他很久以来少有的好觉。一方面是昨夜缱绻太久，一方面也是他做了回故城的决定。

他伸手打开电动窗帘，窗外是一片江水，江的对面也是高楼林立，一切已非他早年离开时的情景。她走了，也许赶着去上班了。但她不声不响地走了，还是有点出乎意料，本

来他想上午去市中心繁华街道逛一逛的，他已经不熟悉故城的路了，请她带路，就此可以进商店给她买一点礼物。礼物对女人来说，也是感情滋养剂。女人他接触过不少，他一直是单身，他不想和女人有什么牵绊，自然也不想有什么对不起。其实男人与女人在一起会是同样的享受，但对女人来说，总像是吃了亏，这不单单是社会看法，也是几千年来，男女的生理心理所形成。他不想占便宜。

但是这个逛店送礼的安排，昨晚他没有对她提起。他期许这是一次真正的情感融洽。他们之间一直是自自然然的，一旦掺了杂多少会变味。然而以往的经验，掺杂后，女人就是感觉不满意，也会表现得愉快。一般他不想浪费了精力与时间，既然求享受，何必要冒险？昨晚他试一试男人的自有魅力，也试一试女人的真实感觉。

结果是痛快的，那快感此时还遗留在他整个的肉体内，慵懒，轻松。

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。算计太多的女人往往最不聪明，女人傻一点反而好，但张晋中还是希望女人聪明。也许什么是傻什么是聪明，男人的标准都不一样，只求那个对的，能两情相悦，给人神清气爽的。

该给的总会给，她留下了一次机会，也多少坚定了他的下一步行动。

下午，张晋中来到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售楼处。这家房地产的一期楼盘声誉不错，二期已开工。他回故城来购房。这

是他人生转折的一步。自他离开故城，一二十年中除了几次谈交易来过。他曾在好多城市生活，最后落脚在自认为山清水秀的江边小城。他最近发现南方的大城市突然房价畸高，他立刻意识到同样作为大城市的故城，很快也会有房价的跳升。城市的房地产商人数有限，且都有背景，只需一个动静串联，房价太容易哄抬了。也正合着地方政府卖地的胃口。腐败往往也在其中生成。房价不存在合不合理，因为这不是普通经济学，大学里读的经济学课程根本学不到，这是这个社会特有的实用经济学。

这是一个机会，张晋中一下子决定要卷进去。中国的房地产有些年涨涨停停而不跌了，他不可能没注意到，他进不了地产圈，也就守着自己稳稳的产业。然而，这一次的机会他不想丢了，也许这是房地产的最后一次机会，利益远超他产业的最后一次机会，再丢失或许就永远错过了。

他清楚，他不是投资是投机，就像他早先做过的股票生意，他看准了的短线投机，赚一票就马上出来。他天生有这样的头脑，也有这样的见好就收的克制力。他偶尔生出过一个念头：这种赚钱是对的吗？如果说那是病，但那是时代的病。他年轻时立志做事业，后来在江边小城把企业做大了，小城的人都称他是创业者，那又能算是他理想的事业吗？

张晋中在一个沙发上坐下，对迎过来的小伙子说：“你叫冯经理来。”他也清楚现在经理很多，也许只是一个业务员也可以在名片上印一个经理名头。小伙子似乎想问有约

吗？他手挥挥，他的架势显示毋庸置疑，多年在交易场上的经验，使他知道该怎么表现。

没等多长时间，冯经理就出来了。他突然看到了她，冯经理便是她，她便是冯媛。而一时让他发怔的，是她盘高的头发，像堆在头上的一个髻。让她变了样子。

其实也不用惊奇，只要回想一下，自旅行见面以后的事，一切也都合着逻辑。

也只一瞬，张晋中对她欣赏起来，并不是因为她的仪容，他喜欢女人多重模样。有即旧即新的感觉。她走到他的面前，脸上微微笑，说：“你来了。”

“你好。”他很正式的口吻。原来在电话里，他与冯经理的对话就是如此开始。本来他很不喜欢接到广告电话，对方一开口，都有那种同腔同调的骚扰味，他就立刻挂了电话。然而，他第一次听冯经理的声音，明明也在做推销，他偏偏就没有挂，听下去了，似乎是她的声音打动了，那种带有故城口音的普通话，还有她声音中糯糯的磁力。有亲近感的声音引他听下去，她说到的楼盘也触到了他生意人的敏感点。他对那次电话没有怀疑过，因为类似的广告电话太多了，而房地产的广告电话具有全国性，好像掌握了所有有钱人的电话号码。

她没有特别的表情，也许一切都在她的计划之中，也许这一切都是偶然。昨晚她没问过他来故城做什么，是不是她心中有数？而他曾对她说是为她而来，当然他也可以做其他